编辑/版式 程文/孙利 hbck_chw@126.com 校对 孟祥兰

雪下的时候，我在想……

朱忠慧

自2024年6月进驻瓦房村，一年半的光阴在四季流转中悄然划过。我们亲历过盛夏的灼热炙烤，看田垄间玉米叶卷成细筒；遭遇过秋雨的连绵不绝，听申家沟河涨水漫过浅滩的涛声；也邂逅过春风的温柔荡漾，见柳枝抽芽染绿相山山麓。可唯独缺了冬的凛冽风骨，少了漫天飞雪的翩跹 —— 若今年这个冬天依旧暖得反常，若终究无缘得见瓦房村银装素裹的模样，于我而言，这两年驻村岁月终究是留了遗憾。

这份盼雪的念头一直在我的心底悬着，不只是为了一季庄稼的生机，更是为了赴一场延续数千年的庄重之约。雪，从来都是华夏民族生存的核心主题，从《诗经》的歌谣到《尚书》的典册，最早的文字记载中，它便与土地墒情、族群繁衍、文明存续紧密相连，成为先民认识自然、顺应时序的生存坐标。自打瓦房村的先民在相山西麓、濉河岸畔扎下根来，漫天飞雪与刺骨严寒，便是给这个村庄镀上了凝重底色的笔墨，是天寒地冻里推着岁月沉稳前行的辙印。

有多少人知道，瓦房村这片看似寻常的土地，竟藏着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旧事。《水经注》中“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，宋恭公之所都也”的记载，寥寥数字却重若千钧。想来宋共公为避水患沿着濉河迁都相城的那个冬天，定有漫天大雪裹挟着彻骨严寒，落满诸侯宫室的瓦当，铺满百姓家的柴门，将天地衬得肃穆而凝重。如今瓦房村中的自然村周神庄，据我的考证推测，应是宋共公东迁时祭天告地、请求周王朝批准的仪式现场。他那些对周室假惺惺的誓言，那些藏在礼器后的霸业雄心，都在苍茫风雪中被悄悄掩埋。几千年来，宫室化作田畴，高台夷为土坡，诸侯的旌旗早已湮灭在时光的长河里，唯有严寒与飞雪年年如期而至，给村庄覆上一层凝重的外衣，陪着它在岁末年初迎接新年，推着岁月一步步走向远方。

去年的冬天，暖冬的阴影便已笼罩大地，无雪的遗憾在村民的叹息中悄然沉淀。而今时过冬至，反常的天气更让人疑心季节错乱 —— 三九末尾的两天，气温竟蹿至十八九度，连气象部门都成了村民闲谈时的“怪罪”对象。我在村里漫步，见村口老榆树竟抽出错乱的浅绿嫩芽，在冬日的灰黄背景下格外扎眼；田埂上的麦苗蔫蔫地贴着地皮，失去了冬小麦应有的坚韧；申家沟河水位骤降，大片灰白的河滩裸露在外，潺潺水声也显得有气无力。没有严寒的淬炼，土地便失了沉厚的定力；没有飞雪的覆盖，庄稼便少了安稳的护佑，整个村庄像一幅褪了墨的古画，单薄得撑不起千年光阴。

《诗经》中“上天同云，雨雪雰雰，既优既渥，生我百谷”的句子忽然涌上心头，这华夏最早的“瑞雪兆丰年”之歌，道尽了先民对雪的生存祈愿。而《邶风·北风》中“北风其凉，雨雪其雱”的凛冽，更将雪与乱世生存的艰辛相连。那些刻在竹简上的文字，哪里是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，分明是先民靠土地活命的血泪总结！《尚书》虽无直接的咏雪之句，却以五行思想阐释“盛阴而雪”的时序规律，以“敬天保民”的理念将雪的异常视为天地的警示，揭示了雪与生存秩序的深层关联。三千年光阴流转，古人的焦虑与今人的期盼，在对一场大雪的等待里严丝合缝地重叠，盼雪也渐渐成了盼天地秩序的回归，盼华夏民族千年生存智慧的印证。

终于，在大寒节气的转换之际，雪裹着凛冽的严寒如约而至。起初是细碎的雪粒，轻轻敲打着田里的麦苗，沙沙声响如天地间的私语，温柔而坚定；渐渐地，雪势愈发浩大，鹅毛般的雪花洋洋洒洒倾泻而下，严寒冻得空气发脆，吸入肺腑都是清冽的凉。它们温柔地裹住相山沉默的轮廓，细心填平申家沟河两岸的沟壑，层层覆盖住村庄高低错落的土墙青瓦。这雪，与几千年前落在宋都宫阙上的雪并无二致，与《诗经》里采诗官踏过的雪一脉相承；这寒，与千年间浸透这片土地的寒同根同源。天地间只剩下纯粹的白与肃穆的静，瓦房村的凝重底色，终在这场风雪里尽数归来 —— 村庄的魂，终究被这漫天飞雪唤了回来。

次日清晨，推开门便是一片崭新的世界，却透着千年不变的凝重。阳光尚未穿透云层，银白的雪光反射着，照亮了屋檐，照亮了树梢，也照亮了每个人的眼底，却驱不散那份深入骨髓的静。田野上铺着一层瓷实的雪被，稳稳护着地下倔强生长的麦苗，每一寸土地都透着沉静的力量。老人们早已裹紧棉袄，扛着铁锹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走向田地，咯吱咯吱的声响在空旷的雪野上格外清晰，却惊不散这冬日的肃穆。他们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拨开表层的积雪，当青黑的泥土与泛着嫩绿的麦苗尖儿露出来时，浑浊的眼眸里忽然漾起一层近乎虔诚的光亮，裤脚凝结的冰凌在微光里闪烁，他们却浑然不觉。这眼神，与《诗经》时代先民望见雪落时的期盼如出一辙，是对“生我百谷”的信仰，是对天地时序的敬畏。

这场雪像一面澄澈的镜子，照见了土地沉默而坚韧的力量 —— 唯有严寒飞雪的凝重，才能让它捧出满仓的希望；照见了城乡之间无形的沟壑 —— 城里的雪是朋友圈里精致的风景，乡下的雪却是生死攸关的墒情，是延续千年的生存命题；更照见了村庄的骨骼与肌理 —— 年轻的身影奔向城市追寻远方，苍老的背影守着土地不离不弃，在漫天风雪中凝成一幅凝重的画，一如相山和申家沟河，亘古不变。

夕阳如期而至，它的余晖给无垠的白雪敷上一层温暖的釉彩，却压不住那份透骨的寒与沉。相山的轮廓柔和如怀抱，却藏着千年的沧桑凝重；申家沟河漂浮的冰凌折射着天光，像凝固的岁月在静静流淌。我忽然懂得，千百年来，瓦房村便是如此活着：在漫天飞雪里迎接新年，在天寒地冻里耕种收获，严寒给了它沉稳的底色，飞雪添了它厚重的魂魄。雪落了又融，浸润土地化作墒情，恰如《诗经》所言“既沾既足”；麦青了又黄，结出籽粒滋养生命；人来了又去，一代又一代在这片山水间繁衍生息。所有惊心动魄的历史，所有《尚书》蕴含的治理智慧，最终都沉淀为最朴素的生存循环，沉淀为土地上生生不息的“活着”。

雪终究会化的，当春日的阳光将积雪融成汩汩细流，顺着田垄的沟壑汇入濉河，那些浸透土地的雪水便成了滋养生命的源泉。而有些东西，却永远留在了这里：雪水浸润的墒情，沉淀在人心底的敬畏，对天地时序的信赖，以及从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时代便未曾断绝的、关于生存与希望的古老信念。

只要相山还在，申家沟河还在，瓦房村这片土地就总会等到下一场雪，总会迎进崭新的新年，总会在天寒地冻与春暖花开的交替中，把华夏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明根脉，一寸寸推向更远的未来。这，便是我在瓦房村一年半的驻村岁月里，这场盼了许久的大雪，最终教会我的道理！

晴湖沐晨 ■摄影 沈艳

临涣落雪

李世剑

临涣的雪，非同一般。

下雪的时候正值大寒，恰恰这一天天空忽然暗淡起来，开始细雨绵绵。没等天明，雨点儿便急急忙忙敲起窗户，人们期盼的心，豁然开朗。推门望去，盐粒般的冰粒砸在房屋与地面，人们预感凝雨马上就会飘来。毕竟是天寒地冻，人们焦躁地等待。等雪，像等待情人一般。似是“六出踌躇久不来，千家踱步望窗台。云遮暗日鸟无语，阴冷成天麦有呆。寒气袭身伸手难，举杯满桌忍心催。琼芳飞舞骁腾壮，只等纷扬玉蝶开”。

不到中午，飘飘洒洒，琼芳如约而至。文昌宫的屋面披上薄纱，游客们站在风雪中向五位老帅默默致礼，不由想起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想起那冰天雪地的淮海战役。饥寒交迫，英勇杀敌。雪是一样的雪，心情却截然不同。如今我们把雪当作景色，当年它却是一种威胁与激励。苦难与跋涉，幸福与美丽，两重天地，两种心境。沈家大院茶馆的冰凌尺把长，多年未曾见到了。不知是为了看望这多年未见的老友，还是被茶俗催着，人们一个劲地往茶馆里涌。“咯吱，咯吱”的脚步声，犹如大戏台上的弦乐，悠悠地拉长。茶室里暖气盈盈，院子里雪花纷纷扬扬。人们说说笑笑，下棋打牌，递茶送水，一派热气腾腾。璇花飞舞，鹅毛片片，果然是瑞雪兆丰年。

石板街上，两旁的摊子古色古香，雪落在摊顶，像是另一种雕琢，引得人们纷纷拿起手机拍照。炸货飘香，馓子、焦叶子、三刀子…… 应有尽有。只见人们手里的大包小包塞得满满当当，嘴里尝着美食，满意地笑着。眼前的桓伊巷披红挂彩，瑞雪又将它打扮出另一番模样。绣球上的雪，点缀着晃动的球儿，一招一式夺人眼目。顺便置办年货的朋友，两眼直直地望着它们。走过石板街，铚城南门 —— 南阁矗立在浍河岸上。高大雄伟的南阁，承载着一个个历史传说，铭刻着一个个文化符号，记录着一个个如雪花般参与重建的捐助者的功劳。站在南阁上，不由感叹：“雨来夜半湿村庄，晨雪羞颜送吉祥。瑞叶问安谁在座，冬青答曰为君忙。诗飘梨树云千片，词颂麦田棉满床。梅影冰心霞彩露，人间天地闪丰堂。”悠悠的小船驶向远方，船老板的歌声依然悠扬。垂柳拂水，雪花飞舞。水是清幽的，河边是洁白的，老天爷这位能工巧匠，慢慢给河岸镶上了银边。

古城墙静静地依偎在临涣的怀抱，犹如一条白龙盘踞在繁花之中。青青的松林轻轻迎接着雪片的飞落，恰似兜翻着云翠。若是作家采风，笔下定有“唰唰”的文字流淌；若是画家临摹，必有惊世骇俗的作品；若是音乐家在这里谱曲，旋律必定能与《梅花三弄》媲美。望着雪，诗人定会抒发这般情调：“大寒谢幕玉姿妍，晴野琼芳盖绿川。城郭蜿蜒翻白翠，浍河清远裹银边。素装亮眼南门屹，浩虎癫狂梅瑞婵。铚邑烟波迷寄处，茶仙陆续饮名泉。”

一座小城，小城一座。雨来了，是不一般的欢喜；雪来了，是不一样的惊喜。雨雪有情，风调雨顺。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”。雪花洒在历史文化古城，洒在振兴的乡村农庄，洒在通往美满幸福的路上。马年飞雪，喜事连连。临涣就如雪中飞奔的骏马，一声嘶啸向天开，摇尾抖鬃超越魁。备具安车过福海，扬鞭奋发输丰财。躬身乡邑田园兴，迎娶新娘风采来。古昔几多征战日，纵横烟火自登台。

龙马精神，发扬永远；振兴富民，道路永远；雪伴新年，幸福永远。

雪落故乡（外一首）

任印民

一场雪，纷纷扬扬
于许多年前
落在了故乡
它们大如鹅毛
想落哪
就落哪
麦田那么宽
村庄那么大
想怎么落
就怎么落
草尖树梢管不着
麻雀管不着
一向严肃的老队长
也是睁只眼闭只眼
至今还记得
邻村女孩的名字上
也悄悄
落了一朵

雪
一朵，两朵
千万朵
不可否认
它是冬天
最美的段落
人生
又何尝不是一本书
只是有些章节
需要铭记
有些章节
可以省略

热气腾腾腊八粥

张钟方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……”我一边侍弄着我的花花草草，一边轻快地哼唱着，孩子们不解地问：“妈妈，腊八是什么？”我开始给孩子科普知识：“腊八”是腊八节的俗称，是每年农历的十二月初八那天，它和中秋节、春节一样，是中国的传统节日。

腊八节这一天，有许多传统习俗，其中，喝腊八粥是最为普遍的习俗之一。腊八粥通常由多种谷物、豆类、坚果、干果等熬制而成。不同地区的腊八粥配方可能会有所不同，但一般都会包含大米、小米、红豆、绿豆、红枣、桂圆等食材。我母亲熬的腊八粥都不放红枣和桂圆，只放各种谷物、豆类和几个大白菜叶子，还会放一些粉丝什么的，是咸味的，吃之前洒一些蒜苗和香菜碎，再淋一圈香油，吃起来香滑可口，可好吃着呢。

人们认为喝腊八粥可以温暖过冬、滋补身体，同时也寓意着丰收和吉祥。村里有的五保户老人行动不方便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会在这一天，把煮熟的腊八粥给他们送过去几碗，表达祝福和关爱。总之，腊八节不仅是一个传统的节日，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。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听着。儿子忽然回过神问：“妈妈，那现在离腊八节还有多久呀？我也想喝腊八粥！”女儿也跟着说：“妈妈，我也想喝腊八粥了，什么时候才是腊八节呀？”我低头看看手机上的日历：“哦，还真的快到了，不过，现在已临近腊月，离腊八节也没几天了，咱们可以先做一锅尝尝。”我这个提议才刚说出来，下一秒孩子们就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好，妈妈太棒了，我们这个周末就要喝腊八粥。”我也兴高采烈地回应：“好，今天就买食材。”

说干就干，我立马换掉家居服，到菜市场买来红豆、绿豆、糯米、花生和撒子及粉丝。按照抖音上面的提示，先把买来的各色杂粮淘洗了，晾去水珠、磨碎，放在大碗里备用，冷锅热油，爆花椒、八角、葱、姜、蒜，待炒出香味，再放水、杂粮，慢火煨着。怕它溢锅，我就在跟前眼巴巴地看着。大概半个时辰之后，米粥清香四溢，才开始放盐、白胡椒粉、味精、鸡精，并且学着母亲的样子，用二拇指半堵着油瓶口，围着碗轻轻地淋上一圈香油。

孩子们美滋滋地喝着腊八粥，嘴里还不住地说：“妈妈，腊八粥真好喝。”我笑嘻嘻地说：“好喝就多喝点，锅里还有呢。”儿子抬头看了看笑盈盈的我，关切地说：“妈妈，你快趁热吃呀。”我才恍然大悟似的，转身到厨房也盛了一碗。嗯，味道是不错，就是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真是“橘生于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尽管我努力地去做，可就是没有小时候母亲熬的腊八粥味道浓香。“啊！”我一惊，女儿问：“妈妈，怎么了？”我叹口气说：“忘了买蒜苗和香菜了。我们小时候你姥姥他们做腊八粥，那时候各家各户都有小菜园，葱、姜、蒜和白菜、菊花心、上海青之类的青菜都是自家种的，所以，我记忆中就没有买蒜苗和香菜这个事。不然，也不会忘了买。唉，孩子们，真是不好意思哈！”孩子们都非常善解人意，一边喝着香喷喷的腊八粥一边乐呵呵地说：“妈妈，等腊八节那天，您买齐了接着做，不过，这次也真的挺好喝。”

一锅腊八粥，熬的是时光，暖的是心房。它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：最深的幸福，往往就藏在这些热气腾腾的日常里。

一碗腊八粥里的中国年

臧公建

时光飞逝，农历腊月初八即将到来。这个被视为春节序幕的日子，以其独有的仪式与温情，勾勒出华夏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民俗记忆。

腊八之节，源远流长。追溯其根脉，本是中国古代岁末酬谢祖先与神灵的“腊祭”。《礼记》有载：“腊者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故大祭以报功也。”“腊”字本身，便蕴含着新旧交替的深意。汉代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“腊日”，后渐固定于腊月初八，遂成“腊八节”。

它宛如时间长河中的一个醒目刻度，上承阳气始萌的冬至，下启万物复苏之立春，提示着辛劳一年的人们：是时候暂缓步履，在冬日里蓄积温暖和力量，迎接即将叩门的新春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“吃了腊八饭，就把年货办”，这些口耳相传的童谣，像一把把温热的钥匙，轻轻旋开了每一年春节深锁的门扉。腊八节最核心、最温暖的民俗符号，莫过于那一碗混合着谷物甜香与岁月深情的热气蒸腾的腊八粥，它像一股暖流，潺潺淌入中国人的胃里、心里、记忆里。这绝非寻常饭食，实则是大地母亲对子女最慷慨馈赠的浓缩展览。

沈从文先生在《腊八粥》中的描述绘声绘色：无论黄口小儿、青壮子弟还是耄耋老人，提及腊八粥，“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一种甜甜的腻腻的感觉呢？”

老舍先生曾精妙地喻之为“小型的农业展览会”，此言不虚。寻常百姓家，多以小米、大米、红豆、绿豆、红枣、花生等寻常物产熬制；讲究些的，则添入莲子、桂圆、核桃、杏仁等干果。五味调和，百味生香。

细品之下，腊八粥早已超越了口腹之欲，成为一种深沉的文化本能与岁时盼念。这汇聚八方粮食于一锅的“合聚万物”，寄托着对一年收成的满足与感念，亦饱含先民对来年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的朴素祈愿。

腊八粥的渊源，交织着多元的文化叙事：

南宋时期的《梦粱录》记载：“此月八日，寺院谓之腊八。大刹等寺，俱设五味粥，名曰腊八粥。”

皇家官府亦有熬粥赐众之俗，如梁实秋先生提及的北平雍和宫腊八粥，阵仗浩大，“这不是喝粥，这是招摇”，足见其隆重。

然而，腊八食粥之俗更深的根基，恐怕仍深植于本土农耕文明。古人于腊月以粥祭神祭祖，后演变为家庭共享，并馈赠亲邻，以寓祛疫迎新、和睦邻里之意。陆游诗云：“今朝佛粥交相馈，更觉江村节物新。”描绘的正是腊日里粥香传递间，那份盎然春意与人间温情。

这碗粥，在文人的笔底，更被赋予了无尽诗意与人生感怀。北齐魏收的“凝寒迫清祀，有酒宴嘉平”，写尽腊祭的庄重与藉酒慰怀的幽情。陆游漫步西村，虽身处腊月，却已感受到“风和意已春”，那“粥馈”的习俗，让萧瑟江村平添崭新节物与生机。

莫言先生的回忆里，腊八是“盼年的第一站”。那想象中的施粥场面，巨大铁锅、翻滚的气泡、弥漫的香气，以及孩子们冻红的小脸与心中的欢乐，是物质匮乏年代里，一份超越温饱的、热气腾腾的希冀与共情。

腊八的一碗粥，勾连着天、地、人、神，沟通着古与今，凝结着家族记忆与乡土情结。腊八节，就这样在祭仪与民俗、佛教传说与本土信仰、文人吟咏与百姓实践中，穿越千年时光，流淌至今。

当家家户户在腊八清晨，耐心守着锅灶，看各色谷物豆枣在清水中翻滚、融合，渐渐变得绵软稠滑；当那特有的香甜气息充盈每一个人的嗅觉，我们完成的，不仅仅是一道节令食物的烹制，更是以舌尖重温一种古老的时间韵律，用双手接续一项温暖的传承仪式，在氤氲热气中，提前触摸到了团圆、祥和、祈福的春节脉搏。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一碗腊八粥，是一份来自岁末的甜蜜犒赏，是一声清晰可闻的年节脚步，更是一剂沉淀了无数民俗记忆与文化密码的“时间之甜”。

它提醒着我们，在奔赴未来的路上，不忘回望来处，珍惜这些由祖辈心意与大地恩泽共同熬煮出的、平凡而珍贵的日子。让我们在品味腊八粥的时光里，共同蓄满温情与力量，期盼并迎接一个万事“粥”全的新春佳节！

《一碗腊八粥里的中国年》收听音频版请扫二维码

大寒蕴生机

肖震

凛冽的寒风，在天地间呼啸着。厂房里，机器的轰鸣被寒风滤过，添了几分沉稳的底气。我裹紧棉衣，与工友们一起忙碌在装车铁路线上，看到装运精煤的火车轮对在轨道上向前移动，我们呼出的白气转瞬凝成霜花，落在安全帽的帽檐上。

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节，大寒。《授时通考·天时》里说，“大寒为中者，上形于小寒，故谓之大……寒气之逆极，故谓大寒。”风是真的凛凛冽，吹在脸上像针扎，虽戴着劳保手套，指尖却冻得发麻，握铁锤的力道却不曾松半分。邻近铁路的几株老槐，落尽了最后一片叶子，光秃秃的桠伸枝丫向灰蓝的天，像一幅疏朗的水墨画。真的是“清冷到了骨子里。”

可偏是这样的天，却蕴藏着最蓬勃的生机。

车间的窗户里，透出暖黄色的光晕。机电检修班的师傅们正围着设备忙碌，扳手拧动的声响清脆利落，他们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下来，在电焊弧光的照射下闪着光。机器的齿轮转了又转，运输皮带载着乌金般的煤流平稳前行，每一粒煤里，都藏着待燃的热量，藏着驱散寒冬的力量。这是属于工业的生机，是钢铁与汗水浇灌出的，永不褪色的热烈。

不经意间，看到精煤仓外的一处角落，几丛枯草下，竟冒出星星点点的绿。是不知名的小草，顶着寒霜，倔强地探出头来。它们的根，在冻土下悄悄舒展，汲取着大地深处的养分，等一场春风，便要破土而出，染绿整片厂区。这是属于自然的生机，是蛰伏的生命，在最冷的日子里，默默积蓄着向上的力量。

我想起儿时的大寒，姥姥在她那不大的厨房里点燃灶塘柴火，不多会，小铁锅里炖着的萝卜猪肉汤便咕嘟作响，香气漫过整个小院。她坐在锅灶前的小马扎上，一边往锅灶里添柴，一边对我说：“大寒到了，春天就不远了。这天，冷是冷，可越冷，越要攒着劲儿过。”那时不懂，只惦记着锅里的肉香，如今忙碌在这寒风里的铁路线上，才忽然明白，姥姥说的“攒劲”儿，是藏在岁月里的期盼。

就像我们，在这大寒时节里，守着一方厂区，顶着呼啸的寒风，把一车车原煤卸空，把一车车精煤装好，把一份份责任扛牢。我们的汗水，落在冰冷的铁轨上，落在乌黑的煤块上，也落在这寒冬的土壤里，生根发芽，长成来年的丰收与希望。凛冽的寒风还在吹，可我的心里，却暖烘烘的。因为我知道，这大寒里的每一丝寒意，都是在为春天的绽放蓄力；这天地间的每一份蛰伏，都是生机勃发的前奏。

等雪融，等风软，等枝头绽出第一缕新绿，我们便会笑着说：这寒冬里蕴藏着的生机，终究是捂不住了。